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四十六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議二廣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  
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

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毀廟議

劉子駿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翕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末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比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



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議

貢少翁

禹以爲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西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弊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供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緣此也自五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山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贖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弊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誅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



食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詣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籍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究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取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

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譎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爲共皇立廟議

師仲公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其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上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

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斷獄議

魯仲康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北單于和親議

班孟堅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



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宮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以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貢舉先才行議

韋孟達

大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老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為父報仇議

張伯達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羗義者得減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  
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  
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  
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  
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  
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  
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  
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  
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  
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  
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  
物華則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  
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駁左雄察舉議

胡伯始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  
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笈奏明訟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  
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  
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  
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甘苛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

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疾舊章  
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  
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  
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  
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改鑄大錢議

劉子奇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  
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  
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  
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  
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  
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  
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塩之事豈  
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  
金瓦石變爲和王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  
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  
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平生蓋萬人鑄之一人  
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  
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  
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  
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  
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  
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  
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  
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  
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  
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  
牛之鼎絀繼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  
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  
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宜僚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  
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皆叛光武中興未  
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  
西諸郡城門書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  
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  
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青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

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  
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  
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  
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  
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  
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  
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  
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  
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之  
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  
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思以為便長樂衛尉鐔  
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  
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  
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  
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  
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執與歸其府  
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  
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  
邊之郡將受因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

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成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  
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  
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  
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  
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  
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  
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  
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  
若拒絕執歸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  
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諫伐鮮卑議

蔡伯喈

書戒猶夏易伐虜方厠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闕虜  
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  
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疆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  
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  
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  
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  
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  
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  
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

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  
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晏才策未必過熲  
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  
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平足之蚘蝨中國之困曾皆  
之瘵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恐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  
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平  
大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  
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譏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  
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  
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  
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太宗廟之祭  
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  
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  
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  
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  
論嚴尤申其要遺策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駁陳忠罪疑議

應仲遠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贖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活以全其宗博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宿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復肉刑議

孔文舉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正議

諸葛孔明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遙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擬者哉

絕盟好議

諸葛孔明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富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此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度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時事議

夏侯太初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久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駕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

聞整齊豈非介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大孝行著於  
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  
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  
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  
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  
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  
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  
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  
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  
得至者夏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  
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  
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鮮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  
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  
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  
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  
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  
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  
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  
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  
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  
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  
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

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徃徃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

升所收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循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人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士去文質之宜取其

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

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

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江都葛澗校